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五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人部一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紈綺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

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爲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爲之摧信乎其善哭也

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爲吁嗟郎劉德頤以哭貴嬪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

丁鄒嚴輿之哭和士開母程伯獻馮紹正之哭
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
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
此必誤也李或是欝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八
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
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皐陶色如削瓜閎夭

而無見虞傳說身如植鰭伊尹而無須麋故知

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眞女子趙嫗乳長數尺馮寶妻冼氏亦長二

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髭鬚數十根皆異

表也而或立殊勳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

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髭鬚長六七寸庚巳編

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

婦美色生髭鬚三繚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

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

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蕭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固自可人廣眉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

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皤然舉體皆白毛無一根黑者兩目瞖瞖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巳見之十餘年矣

人以鬚髮早白為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三十餘鬚鬢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即白今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鬍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脩鬍皆過臍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慳又曰耳門不容麥壽可逾百夫旣富而慳矣雖百歲何爲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

黒子也然黒子欲藏生顯處多不佳余見眞州一沙彌自項以下黒子如織李無以異人也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涿居裕答之亦云露涿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爲涿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

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
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范明友鮮卑奴二百
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
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
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
它小說若宋鄉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　國
朝成化癸卯巳一百二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

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蜀雪山遇異人致然　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閩中林太守春澤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巳酉歲余宅鄭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巳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壻亦七十餘歲又二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永樂中楚一盜魁年一百二十五歲尤爲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摧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踈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貴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餹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氷水不去口終不泄瀉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

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　國朝
慶成王有子百人三者足以媲美要亦王侯之
家固宜爾爾士庶媵侍有限口食不克多男多
累帝堯巳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萇從簡
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
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之母阿儂者性
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
爲而人爲之乎

楊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侔卿相其人必非尋常見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惓惓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予趨舍動合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作纖嗇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倚權怙勢納賄行刼如石崇王元寶之流廼豺狼蛇蝎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猗頓之外卓王

孫家僮千人袁廣漢藏鏹巨萬樊重富擬封君析像貲逾二億糜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况之輩又不論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及如氏苴氏刁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貲皆至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逵之於晉王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旲元雍動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天下金帛半爲金遼括盡矣　國初金陵沈富

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　太祖軍資多取足焉後以事謫遼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何揶揄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雲所謂圈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天之僇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姝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孽孳旣衆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專求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虞翻爲子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葢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夭閼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宋張耆子亦四十二弋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姬妾窓閤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

御孝無不成孕

顏之推賦云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黄頸處險而癭晉地多棗故嗜者齒黄然脅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癭雖由山溪之水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者輒患至江南千峯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

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癖亦如癭狀但有向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齒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貪雲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人即舁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一云不食猪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

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家取紫河車爲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血肉腥穢以爲至寶不亦可恠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爲佳相傳胞衣爲人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嫗如防盜然而嫗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嫗不足責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

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窩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一種石女一云實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搢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置妾媵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子姝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般若經載博叉半擇迦是也

晉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性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淫佛經載人
受淫有七處前後竅及口與兩手兩足彎也
今西北軍士有以足彎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
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
惟
孖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爲兄以其居上
也此西京雜記所載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
矣然據引殺王祖甲許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
昌時文長倩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爲兄則

知後生爲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共胞靠背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復產者即祖甲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鈁內子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余聞之相人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

生
晉時暨陽人任谷畊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

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即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勅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絶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

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於子輿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

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貿貿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示化往往有之唐周彬為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董摶霄為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寃氣也萇弘血化為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

痕至今猶存　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
陰愈明貫日飛霜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
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爲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
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
或涉怪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
最異者周時冢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
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
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

惡未必實矣

人化爲虎者牛哀封邵李徵蘭庭雍之妹也化爲黿者冊楊宣騫母也化爲狼者太原王含母也化爲夜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爲蛾者楚莊王宮人也化爲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郗氏之化蟒則死後輪廻以示罰耳

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鰥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

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從者曰捉得變鬼人也

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母覇符秦乞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者共駭以爲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即衣冠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

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首作僧坐竹籠中舁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茸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岳珂桯史載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尺　國朝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接本徐自內出望之

如金剛神焉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日中所見長人此爲之最其短三尺者葢常見之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産得一錢即踞地共擲錢盡繼以襦袴不數擲倮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葢無恒産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

坊有舖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窖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呑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

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内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髪長尺許今纔三歲即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用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略不顯夏育太史噭叱咤駭三軍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劒啖肉

目眥盡裂主人按劒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矣業雖不遂未失爲千古英雄也漢季關張稱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葢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韋許褚馬超曹彰等非不並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甝鄧羌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寳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

具宋令文彭博通徒闘氣力而不閑韜鈐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伯翊銅筋鐵肋不立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即如關張吾不能無遺憾焉况其它乎

張蚝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割其勢後仕符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絶倫稱萬人敵宦者以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堯廟蹋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徒有力蓋亦趫捷絕倫者其守臺城却侯景鞠射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舉之宋令文撮碓觜書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㑺通之卧枕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平先搏戰三交奪其𧾷丈矛懸頭澗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三軍而與夏魯奇一戰
而躓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佽飛菑丘訢周處鄧遐趙昱而許
眞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曳虎尾以繞
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
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三一日而殺
五虎可謂葢代神力也巳若徒搏之世不乏人
也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踢壁五

尋權武投井躍出沉光拍竿繫緄手足皆放透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援壁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絕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趫捷輕僄有不可以人理論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腳及明時坊偷兒着皂靴緣上六石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魁刼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即至怒

日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雖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之此殆古之劒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縉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王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劇談録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卽不然亦木客野叉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

舞恐扛鼎之力不雄於此汪節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亘古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肉始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歙收裝里惡少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謀而擊之至於鐵尺撾其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

遇獵犬皆弭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日暝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搏一虎生挾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焉斯亦卞莊周處之儔與此萬曆初人也

小說載　國初有吳齊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許有劇盜聞之將茸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

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梳大者掖之砉然碎爲數片盜心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絙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愽通宴客遇瞋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肴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轅門三匝者爲合式時浙營中有十數人又其翹者

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挈之殊有餘任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易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廝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與甫亦足以雄里閈矣但用之戰

塲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僧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巳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遂應首選然通後李不以勲業顯何也十八般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劒六矛七盾八斧九鉞

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槁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頭十七綿繩套孛十八白打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記所載若花敬定裘元之後猶下馬盥手聞浣紗女無頭之言乃仆賈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遭方臘亂斬首尚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

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欵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楮非不絶人倫侔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

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鑰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
時自開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
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
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
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葭琯渾儀遞相祖述
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
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
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
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

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琍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之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册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 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

不動聲色常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

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沂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攝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者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

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卜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傅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眞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坐未温而麵具侯怪其速後客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

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絣繲絖者也自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鐺報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曆法尤極精辨而丧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眞定木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懐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携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

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尤奇

算術自皇甫眞曹元理趙逵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毋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蠕蠕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筭術乃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剥而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筭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

高一着矣隋諸葛潁宋邵堯夫其次也　國朝

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廠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

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鞦韆然皆胡戲也列子所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淸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

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寞通要眇鬼物猶或憚之况常人乎甄權王彦伯張仲景葛洪錢乙之輩史不絶書觀其著論造極投七解厄若運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慱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敎以食消

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耆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鱠不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啖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瘈瘲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

嗣伯治老姥之針痘賈耽視老人之蝨瘕徐之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厮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

臣臣懐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

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噫吉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憬藏以乳煎蓽撥飲之立差韓晸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三十年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

治女子瘵疾皆愈唯頻丹不滅葛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刳破腹背斷截腸胃抽割積聚湔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爲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怪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蝨瘕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疾剖腹得鼈者白馬溺淋之悉化爲

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𤺥瘡者諸藥餇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敎以勿食良久炙猪肉一大臠嚼而勿嚥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

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者爲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爲衛承務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煑藥飲之吐痰斗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么麽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猴

藏頸樂神藏臭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蝨如蟹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雄黃雷丸爲末摻猪肉上熱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體生泡如卄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荊三稜蓬莪术爲末酒服之

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忍者熱證也大黃朴硝爲末水服之此等奇疾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鈎竟無能治之者

宋秘書丞張鍔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

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
記載無目耒余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録載盩厔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聲
發於齦齶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
來聲云小都郎囘活王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
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
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
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騾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
至晡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

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惟病多痰醫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東郡室人產後虛悸每合眼即有氣一股從下部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始矣諸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

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豁然萬曆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卧一僧善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

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艾爲先藥餌次之今之灸艾惟施之風痹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絶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一意切脉貴人婦女望聞絶不講矣夫病非一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使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脉亦已疎矣况藥性未必遍諳但據本草之陳言脉候未必細别徒習

弦澁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愼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三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卽別其吉凶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衆攘奪齊每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醫未有及之者卽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刼數非可以常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

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探取其口中血者有謂懐胎十月勿食醲厚煎煿滋味者至於燒臍煉砂兎血稀痘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逈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夭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兒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卽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

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之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即凶亦有變爲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斃耳至於藥匕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爲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徤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刼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

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剥李業興以坤上艮下艮爲山山出雲占爲有雨吳遵世以坤爲地土制水占爲無雨而李無雨卜二牛先起得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然烟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

答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傳捻骨相者如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
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
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
叔奇弓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
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
相休祐笏以爲多忤休祐以豬淵最爲諳密乃
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

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茸侯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慱識者自當辨之未爲神也

李筌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患二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演幽奥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布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珝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僞命而哀求李晟以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

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汚卒歿於兎前知者當如此矣

余妻父鄭恭知逑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響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問道人道人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秋

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久試之後頷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旣又問春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朱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

學或布衣或椽史貲郎丹青地師辨析無毫釐差謬人亦疑其有它術者余聞扣之曰此無它但閱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夐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志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

咎如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眞州江進之廷尉言有易思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能爲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

以心脉爲君肝脉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脉其言視易尤爲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莆有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安車致之其辨人貴賤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之即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閒及婢僕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從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戇直貴賤禍福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毆辱隱深山中惜其絶技

終泯泯不傳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五終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立十得四五聲價卽燁然矣大約子平爲定體五星爲變用譬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

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瞽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能靈而今之瞽師村究桀能推生尅衰旺之數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

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二家耳蓋其取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世人喜諛覬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見此二家有名傾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先塋意之不得則強為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

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柄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運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爲用離則爲敵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

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術勝曹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眇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　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與已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　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固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

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貨粉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日時晝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閾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即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永康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內召然虞授御史聲勢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欝欝以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所忌既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二士人亦若此蓋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鄺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騐余往訪之鄺以片紙書數字內袖中旣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關雎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來卜者有數事輙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是名益譟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其未來事分毫不騐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攝之有人若尫瘠無力大咸爲呵一氣即攝一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尫瘠如故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越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受之必不死也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而失其玄妙若鄺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四明袁文榮當國寄一白棊子託人問子汪曰

白者北也棊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子也但此棊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即生芽舒葉又食頃生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

小爪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許揷入口復抽出又有仰卧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兒穿梯以升直至其巔觀者毛髮灑瀝至於舞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犬戲猴戲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開令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輙

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閤而知烏程長之死李郃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鬭破李南嬰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

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闖其室五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最捷葢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山無人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即如紅線聶隱孃精精空空之流皆此等輩耳　國初有冷謙字啟敬導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即跳入瓶中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鍾鏨髻握土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劔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形術相表裏令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劔術有二僧語

之日此俠也頎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紅線隱孃及崔愼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

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壬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甞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甞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巳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年忽往來人間言未曾死則妄矣近萬曆間又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矣太子也

夷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

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即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

有李智者甚與毛一公相類也

木工於竪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

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嫚歷見諸

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

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

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

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

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

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

則邪無從生

夷獠中有採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恕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爲之傭作皆夢中魂從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採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籍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扃鑰甚固問

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爲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二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箠伐籠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赦墮梁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顓

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恠而扣之僧曰晝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即以爲課與日時推之累日晝得僧之祕但有駒墮三足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强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産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鼮鼠也劉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

華之識海鳬龍肉也諸葛恪之識㑌囊也陸敬
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
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罨蓋也斛斯徵之識錞
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
歔乘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瘕也段成式之
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寃氣也傅弘業之識虎
雌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贊寧之識蚌淚畫也
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
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荅令壺齟也楊脩之

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字也則天之辭青鵝也班支使之辭大明寺水
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
識者不可以强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
銘據鞍縛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氷解
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爲次之其
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爲黃絹
之重儓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時百一之解不過
離合之輩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

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三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二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爲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禺讀百韻詩一遍即誦又能從末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

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率無聞也此陸澄所以有書厨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則眞以爲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

其腸又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厠神而獲聞蟻言又竒矣

元時有必蘭納識里者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

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爲市井凡庸之人課無不奇中至爲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恠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驗彼務爲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

生者善爲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之法至於占解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亦懶且以爲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爲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

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蓍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卜則六壬
備矣患人求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
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
大横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
其占亦多奇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
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懌
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
無何獻播俘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

何旬日而外艱之訃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樗里始然漢時尚不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牢不可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囘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聚爲平田者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

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俗子孫本支人各爲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

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况爲其術者各任已見甲以爲善已以爲惡嚣然聚訟迄無定評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闔門百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究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欝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

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爲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
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眞龍耳龍眞
穴眞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
背沙水而後以已强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眞而穴未眞者氣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
斬龍法譬之人方遠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
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

後犁爲畒畒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山開田爲陂圍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琢爲之縱使亂眞亦復何益况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聰頴

絶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巨浸人以爲絶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甚孤丁孑然幾斬竟不能有饗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謂其有裨聖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

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信兵法之上乘韜鈐之祕軌也棊經十三篇語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積薪滑能之技不知云何卽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鎭神頭二勢婦姑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

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纒累所謂張置踈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為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既而交戰終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為彼所得而我受制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大官丞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工一時雲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俱不勝王泊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大北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

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與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到溉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資强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即數年後十猶可覆七

八也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頓悟謂學二年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

邯鄲淳藝經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制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

與今無異矣

象戲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即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盡著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戲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棊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唐玄怍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棊遺製所謂天馬斜飛輜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骰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

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宮爲勝亦有任人打子布滿他宮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巳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决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樗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大博則六着小博則二甇

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犢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餘人並黑犢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又曹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與犢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犢塞以今骰子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它雜色則犢塞耳今之樗蒲朱窩云起自宋朱

河除紅譜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立不仆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狄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譎術乃更勝眞

投壺視諸戲最爲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革置障石崇妓隔屏風薛脊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

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三十餘種惟習之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

藏鈎似今猜枚如酉陽雜俎所載則衆人共藏一鈎而一人求之此即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梁冀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其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

吳門袁君著有栅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碁之戲世不傳矣卽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呂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全不似也弘農楊牢六歲咏彈碁局云魁形下方天頂突二十四寸窓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

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閨中婦人女子尚有彈子之戲其法以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必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即彈棊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

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巳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鮮之故索劒相詬尤可笑也卒啟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

者八爲雜牌三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演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棋爲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勝此古蹷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爲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

日貫日十日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三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提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褻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即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即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即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

反而擊人之单騎行至函谷關則非叠十騎不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采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塹一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一司農合肥人也懇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秋拏製儒棋有仁義禮

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噦不堪戲者戲也若露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郃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格即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徧金葉子格金龍戲格捉卧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

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之又歸田録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珝鮑靚麻襦單道開黃泓王嘉郭麐臺産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裨治化如圖澄之

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
紞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澹之言曰少無
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廼知
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
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
脩行不遂爲禁臠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
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

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覓瞰之矣旣生二子何患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咒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道安佛圖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鰞躍後作鯆鮃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

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不駭恐此此與李暮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弔或同日共時咸共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此亦曇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兀朮之復來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盖奸淫竒衺之所托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穤而一郡之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至楊媼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而世猶信之不已何哉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

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有疾病即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醪相望於道鐘鼓鐃鐸不絶於庭而橫死者日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闢門戸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戸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輙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往能之如武岡姜聰者廼近時事也吾閩山中有一種畬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驗畬人相傳盤瓠種也有苟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呪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穽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穽饜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卻是眞符呪非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遊僧中有燃眉燒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眞有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僞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蝨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齧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即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

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鳥落射之神者也后羿之繳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佚者也蹲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昬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絶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廙射之猥者也

嘗於德平葛尚寶家見二胡雛轂弩射飛弦無

虛發每射樓雀輙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

吳門彭與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步之内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鋧略與此同惜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今舞法不傳矣嘯詠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與僮

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况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遂無其人或吾未之見也

東吳范廷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六終